

水利战线上的女民工： 根治海河运动中“铁姑娘”的历史考察^{*}

吕志茹 刘 洁

[摘要]“铁姑娘”是建国后出现的一种对特定女性群体的特殊称谓。在根治海河大型群众性治水运动中,国家明确规定由青壮年男性出工,但多地出现了“铁姑娘”上海河,有的甚至持续多年。这种明显不合规定的现象之所以得到肯定并大力颂扬,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与政治制度密切相关。海河工地的“铁姑娘”虽为水利建设做出了一定贡献,但其宣传意义远胜于实际劳动效果。

[关键词]“铁姑娘”;根治海河运动;女性出工

[中图分类号]K2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5)03-0066-08

新中国成立后,在“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这一时代话语的号召下,大量女性进入传统由男性从事的重体力劳动行列,这些女性通常被称作“铁姑娘”。学术界对“铁姑娘”的研究已有一些较有份量的成果^①,但主要集中在对“铁姑娘”这一群体的整体研究以及对这一现象的评价,尚缺乏具体工种中对“铁姑娘”劳动与组织的详细探讨。水利战线是当时有女性参与的一个重体力劳动领域之一,在1965年至1980年开展的根治海河大型群众性治水运动中就有一些女性参与其中。这些女性单独组织、独立“作战”,被称为“铁姑娘班”(排或连,依具体规模而定)、“红姑娘连”等,与众多的男性民工组织相区别。本文对根治海河工地上的“铁姑娘”出工背景、组织及劳动状况进行梳理,再现特殊年代下女性的劳动与生活,并进一步探讨组织“铁姑娘”上海河的根源与成效。

一、海河工地“铁姑娘”出现的背景

众所周知,男女有明显的生理差异并造就了习惯上的劳动分工,“男耕女织”是最典型的传统社会生活状况的描绘。人类千百年的生活实践也证明,这种分工是比较适合男女两性的生理特点的,因此此种性别分工模式一直延续到近代。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起,中共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由于劳动人手的缺乏和无产阶级解放妇女的历史使命,逐渐号召妇女解放,鼓励妇女走出家门,参与到社会生产中去。这样,女性的生活空间扩大,对体力劳动的参与率增加。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女性参加生产劳动更加普遍。即便如此,在通常情况下,男女依然有约定俗成的工种,一般强度大的劳动由男性承担,较轻的体力活才分给女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 本文系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河北省根治海河与乡村发展研究”(项目编号HB13LS013)的成果。

^① 主要有金一虹《“铁姑娘”再思考——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性别与劳动》,《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耿化敏《关于〈“铁姑娘”再思考〉一文几则史实的探讨》,《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4期;张晓红、梁建东《从“铁姑娘”到“新典范”——中国女性社会角色的历史变迁》,《思想战线》2008年第1期;车红梅《成长的困惑与突围——论北大荒知青文学中的“铁姑娘”》,《广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12期;周大鸣、郭永平《性别、权力与身份建构——以大寨“铁姑娘”为考察对象》,《青海民族研究》2013年第1期等。

尤其是60年代后,“铁姑娘”现象被大肆渲染,性别分工进一步被打破。

追述“铁姑娘”称谓的由来,最初是指20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涌现出来的一些农村未婚女青年中的劳动积极分子^①,是建国初期特殊背景下的产物,有着强烈的“去性别化”^②色彩。由于“铁”代表坚硬、坚强,完全颠覆了传统女性的柔弱形象,契合了中共提倡的妇女参加社会生产的需要,但最初这一名称使用的频率并不高。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由于劳动力更加紧张,女性参加生产劳动越来越普遍,生产生活空间进一步扩大。田间地头甚至水利建设中已开始大量出现妇女劳作,“‘铁姑娘’开始进入《人民日报》的视野,成为与‘铁老太太’、‘铁大嫂’、‘穆桂英’、‘花木兰’、‘杨排风’等并列的一种赞语。”^③1964年,大寨经验引起了中央高层关注,进而被树立为典型向全国推广,大寨“铁姑娘”也因此开始在全国闻名,引起各地纷纷仿效。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各条生产战线上的工作思想和工作方法越来越“左”倾,“铁姑娘”精神得到极力强化与颂扬,女性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重工业战线和重体力劳动领域,尤其是1968年到1976年期间,强有力的社会动员使这种“去性别化”特点达到顶峰。在这种背景下,更多的女性被鼓励进入传统社会由男性从事的劳动范畴。在农村,不但小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妇女广泛参与,而且在大型水利工程中也出现了妇女出工的现象。

水利建设工地的基本工作是挖河筑堤,在大规模机械化实行以前,这些工程完全靠人力来完成,属于重体力劳动,自古不是女性的劳动任务。其中少量的参与当属无奈之举,如在建国初期的治淮工地上,出现了“老弱病残齐上工的景象”,其中包括了很多妇女,甚至孕妇^④。治淮工程是由淮河流域的大水灾所引发,为了更好地解决灾民生活,采取了以工代赈的方式。对于刚刚经历了自然灾害的灾民来说,吃饭糊口是头等大事,于是出现了大量妇女出河工的现象,属于民间的自发行为,并非出于政府的有意组织和动员。因为劳动力素质良莠不齐,致使难以完成施工任务,部分地区不得不对体弱者进行精简,被精简下去的大部分是妇女。可见,在建国初的治淮工地上,女性出工完全是由于灾民生活所迫导致。“大跃进”期间,虽然也有大量女性参与到兴修水利中,但当时的水利建设主要是当地的小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而非远离家乡的大型水利工程。

根治海河运动始于1965年,是在1963年海河流域大水灾结束两年后,经过精心筹备开工的。该工程是在国务院和中央水电部的直接领导下,以河北省为主力的海河流域相关省市共同实施的有计划的长期治理,初步规划为20年。因此,在工程安排上是比较有条理的,不存在工赈和救灾的成分。按照政策规定,“参加施工的民工条件,必须是十八至五十岁,身强力壮,经医务部门严格检查没有旧病暗疾的男劳力。”^⑤此项规定实施不久,民工的年龄范围进一步缩小,限制在18至45周岁之间,这一年龄段在农村被称为整劳力^⑥。无疑,18周岁到45周岁是人的一生中身体最为强壮的时期,比较适合从事重体力劳动。即便如此,还有严格的身体条件。按照上级要求,民工选拔必须要经过专门的体检,一些有潜在疾病隐患的人是不允许出工的,以适应工地劳动强度大的特点,减少伤亡。因此,参加根治海河的劳动力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充分考虑了工地活重的劳动特点、出工劳动力的身体素质是否适应工地的要求等。由于根治海河工程是有计划的长期治理,在治河民工的遴选上比建国初期淮河治理上成熟许多。从上述政策来看,国家完全没有要求女性出工,但随着

① 耿化敏《关于〈“铁姑娘”再思考〉一文几则史实的探讨》,《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4期。

② 金一虹《“铁姑娘”再思考——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性别与劳动》,《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③ 耿化敏《关于〈“铁姑娘”再思考〉一文几则史实的探讨》,《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4期。

④ 葛玲《新中国成立初期皖西北地区治淮运动的初步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4期。

⑤ 中共河北省根治海河指挥部政治部《关于民工入场前的思想发动和组织工作意见》(1966年8月10日),《河北省根治海河运动》,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283页。

⑥ 按照当时农村对劳动力的通常划分,18至45周岁的劳动力被称为整劳力;45周岁至55周岁的劳动力被称为半劳力;18周岁以下的少年如果能参加劳动的也被称为半劳力。

政治形势及国家政策导向的风云变幻,1968年后,海河工地上陆陆续续出现了女性的身影。这些人中,一部分从事后勤服务或广播宣传等辅助性劳动,如冀县“柏芽公社在女干部卢金迟的号召和带动下,不少女青年也积极要求参加根治海河,有10名女青年自愿组成‘三八炊事班’,热情地战斗在海河工地上。她们说‘我们不能推土,可以当后勤,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①由于从事后勤服务,这些女青年尚不算在民工之列。但除了这些参加后勤服务工作的女性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女性参加了根治海河的劳动,她们是真正参与土方工程、与男性并肩作战的海河民工,这些女性集体被称为“铁姑娘”排(连)或“红姑娘”排(连)。“铁”代表力量,有一种不服输的气概和与男性一比高低的豪气,“红”则代表政治倾向与思想上进。这里的“铁”和“红”没有明显区别,因此我们把这些参加治河的女民工统称为“铁姑娘”。

水利建设工地上的劳动强度是相当高的。根治海河工程中,民工的施工工具比建国初期有了一定进步,已经不再用抬筐和土篮,而代之以胶轮小推车,在提高劳动效率的同时,劳动强度也有所减轻,但比起其他劳动,劳动强度依然是极高的。民工们需要把河底的土(有的含水量很高)用铁锹挖出装车并爬坡筑堤,一车土重达几百斤,在施工后期河槽挖深的情况下上堤尤其困难。此种劳动对男性来说都是相当高强度的重体力活,需要体质好者方能坚持。在笔者对当年出河民工的访谈中,很多人称,当时出河工主要在生产队里有限的几个劳动力中间轮换,这里面有家庭特殊情况的因素,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个人的身体条件,有的人天生瘦小,体质弱,是无法承担如此繁重的体力劳动的,即使派出去也难以完成任务。如一位当年经常参加治河的农民谈到一位同伴,“某某长到80也没挑过河,他没那个能力。”^②也就是说,在同龄人经常出河工的情况下,有人因为干不了如此重活,始终没参加过。男性尚且如此,女性由于特殊的生理条件,从事此种重体力劳动并不适合。而且海河工地远离家乡,风餐露宿,生活艰苦,“地方小、人过密,女同志去了不方便。”^③所以政策中要求的是男性出工,1968年以前一直没有女性出工的记录,之所以后来出现女性出工现象,源于这一时期对“铁姑娘”的大力宣传,政治动员起了很大作用。

“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动员妇女参加劳动的过程中,出现了一句典型的口号,即“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据学者考察,毛泽东当时讲这几句话本意是对妇女的一种赞赏,但后来却被一些宣传部门曲解为让妇女与男子做一样的工作。这一语录的频繁出现,对激发女性的生产积极性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种时代话语不仅被赋予妇女不甘落后、要与男子一比高低的含义,而且成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对男女平等的最高诠释^④。可以说,女性进入到重工业和重体力劳动领域,得到了国家的明显鼓励。在“铁姑娘”不断涌现并得到大力宣传的条件下,水利建设工地出现女民工应该是一种必然结果。

二、海河工地“铁姑娘”组织与劳动

在根治海河运动的史料中,“铁姑娘”上海河多被解释为广大女性主动参加海河治理,如“治河骨干工程劳动强度较大,本来不动员女社员出工。但是,广大女青年坚决要求远征战海河。”^⑤在当

① 阎大根《冀州人民根治海河施工纪实》,《再现根治海河》,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7页。

② 笔者在河北省盐山县千童镇孙庄采访门子江的记录(2012年8月12日)。门子江,男,1949年生,参加过子牙新河、滏阳新河、独流减河等工程。

③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冀城县“红姑娘连”事迹片断》(1968年),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以下简称冀档)1047-1-215-17。

④ 金一虹《“铁姑娘”再思考——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性别与劳动》,《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⑤ 《我省人民奋战十年取得根治海河伟大胜利》,《河北日报》1973年11月16日,第1版。

时的时代背景下,不能排除有积极报名参加治河的女性积极分子。但从文献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动员和组织的痕迹是相当明显的,尤其是基层党政领导的参与和支持。河北省藁城县小果庄连“铁姑娘排”是1968年成立的,“县和公社革委会热情的支持了我们的行动。”^①1971年春,“玉田县石臼窝公社接受治理海河的任务后,决定在海河民工中组织一支女民工排。”^②还有闻名海河工地的藁城县城关民工营“铁姑娘排”,是在1973年春季工程发动期间,“藁城城关东大片(东垒下、西垒下、孟村、五界村、革庄、毛庄、塔头、二大队、三大队)的姐妹们听到组织妇女到海河参战的消息”^③后,纷纷报名参战。永清县曹家务连队曾在1975年组织了一个妇女施工排。“妇女上海河得到了各级党委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④由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地方党政部门积极参与了“铁姑娘”的组织工作。在当时的体制下,没有他们的支持与运作,此类组织是无法成功组建的。因此,“铁姑娘”上海河,基层领导者起了关键性作用。于是,在地方的支持下,妇女进入到水利建设工地,即传统上由男性所从事的劳动领域,“冲破了‘妇女不能挖河’的旧习惯”^⑤。

从宣传上看,妇女参加根治海河貌似热烈,但事实上,女性出工也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阻力。

首先源于女性体力上的劣势。河北省藁城县城关公社女工排是由公社革委会挑选的,这些女青年年龄最大21岁,最小者才15岁,平均年龄19岁。最小者的年龄甚至低于上级规定的男性民工最低年龄,如此年轻的姑娘们能否胜任挖河筑堤的重体力活是令人堪忧的。南墩村武秀芳的父亲说“叫你们到工地上,不是洗衣服做针线活,是叫你们拉小车的,挖河泥。你就行了?”^⑥保定市决定成立“铁姑娘连”后,很多人不无担忧,“挖河这勾当可非同小可”,“黄毛丫头能干得了什么!”^⑦静海县有人对妇女出工这样评价,“别看闹得凶,去了也不顶用。”^⑧女性体力上的劣势使人们难以相信妇女能够承担如此繁重的体力劳动。

其次是来自传统观念的阻力。保定市委批准成立“铁姑娘连”参加根治海河的消息传来,这在郊区成了新鲜事儿,有人说“开天辟地可没听说过妇女挖河哪”“姑娘挖河是‘好事儿’,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什么人都有!”^⑨藁城县陈家庄二大队李小英的母亲说“那(哪)有闺女家去挖河呢,再说,过去当民工,队里每人给四十块钱,每天记15分工,如今一个钱不给,一分工不多记,别人谁愿去谁去,反正咱不去。”^⑩静海县王口公社在组织女性上海河时,有人说“自古以来,也没听说过妇女出河工。”^⑪上述言论,能够反映出一些群众对女性出工的真实看法和担忧,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对妇女出工是持反对态度的,这是农民长期形成的传统社会分工理念所导致。

但如此想法在“文革”时期却被描绘成为“阶级敌人的攻击与破坏”。玉田县石臼窝公社决定组织妇女上海河后是这样报道的,“喜讯传出,贫下中农热烈支持,但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却在背后吹冷风,散布流言蜚语,致使有的家长产生了思想顾虑,不愿她们去。”^⑫藁城县妇女出工中的阻力也被看

①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藁城县“红姑娘连”事迹片断》(1968年),冀档1047-1-215-17。

② 《娘子军战海河——记玉田县海河民工团石臼窝连“三八”排的事迹》,《河北日报》1973年3月13日,第3版。

③ 樊俊娥《铁姑娘立志战海河》,《再现根治海河》,第253页。

④ 廊坊地区革委会根治海河指挥部《关于一九七五年春季治理永定河、龙河施工总结》(1975年3月3日),冀档1047-1-306-9。

⑤ 《英姿飒爽战海河——记藁城县根治海河施工团小果庄连“铁姑娘排”》,《河北日报》1971年11月30日,第4版。

⑥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藁城县“红姑娘连”事迹片断》(1968年),冀档1047-1-215-17。

⑦ 保定市铁姑娘民工连《根治海河意志坚,妇女能顶半边天》(1973年),冀档1047-1-256-64。

⑧ 《飒爽英姿战海河,誓为革命献青春——静海县王口根治海河民兵连铁姑娘排》(1973年),静海县档案馆馆藏档案(以下简称静档)2-8-126-5。

⑨ 保定市铁姑娘民工连《根治海河意志坚,妇女能顶半边天》(1973年),冀档1047-1-256-64。

⑩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藁城县“红姑娘连”事迹片断》(1968年),冀档1047-1-215-17。

⑪ 《战斗在农林战线上的妇女》,农业出版社1974年版,第94页。

⑫ 《娘子军战海河——记玉田县海河民工团石臼窝连“三八”排的事迹》,《河北日报》1973年3月13日,第3版。

成是阶级敌人妄图阻止民众落实毛主席的伟大指示^①,保定市则把此上升为“两个阶级、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②当然,在宣传报道中,所有这些阻力都通过揭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做通家长的思想政治工作得以顺利解决。

在意识形态的倡导和基层政府的积极组织下,多个地方出现过“铁姑娘”治海河。藁城县妇女出工来自城关公社、小果庄公社和良(梁)家庄公社,城关公社“红姑娘排”是1968年春开挖滏阳新河和加固滹沱河北大堤时组织的,以后时有出现。小果庄连“铁姑娘排”为1968年秋开挖独流减河时组建,最初由十几个大队24名女青年组成,成立后参加过独流减河、支保大会战、治理本县木刀沟工程和永定新河、潮白新河、引沟入潮等多期根治海河工程。良(梁)家庄公社组织状况不详,但在1969年春工和1970年秋工分别出女工11人和21人^③。保定市“铁姑娘连”由郊区9个公社的90多名女青年组成,从1970年冬季开挖“北四河”开始,1971年春季参加北四河二期工程,1973年春参加综合治理白洋淀的除淤工程,至1973年纪念毛主席题词十周年时,共3次上海河。玉田县石白窝连“三八”民工排于1971年春组建,由31人组成,至1973年春4次上海河。天津市静海县王口公社的“铁姑娘排”1971年秋成立,由7个大队的37人组成,以后逐渐扩大,每期保持50人左右。到1977年春改为“铁姑娘连”,由来自24个大队的260人组成。另外还有一些零星的组织,如在1973年春白洋淀复堤工程中,沧州地区任丘县苟各庄组织了一个“铁姑娘班”,是沧州地区根治海河以来的第一次妇女上河^④;1974年春治理卫运河二期工程中,邢台地区清河县马屯连有32名“铁姑娘”参加根治海河^⑤;1974年冬季工程中,沧州地区南皮县组织了两个“铁姑娘排”,她们“同男民工开展对手赛,尽管施工条件比较困难,但她们平均每人每日推土达到八方多。”^⑥1975年廊坊地区永清县曹家务连队组织了一个妇女施工排。临西县也有女性出工的记录。

这些来到海河工地的年轻姑娘们,应该说大部分人在最初是抱着满腔热情,想大干一番的,但到了工地上,才发现现实跟想象有很大的距离。“初到工地有的不会推小车,一驾起来就东倒西颠想翻车。”^⑦著名的藁城市“红姑娘连”刚到工地时,因为从没干过挖河这样的活,不知道该从哪里干起。她们“小车拉到河里,见土就装,把车道也挖了,有的班不懂得分层使土,占住一块地方一直往下挖,挖下去一米多深,装车的时候胳膊举的很高,显得特别费劲,在劳力组合上也有窝工现象,装车的光管装车,拉土的光管拉土,闲人多,停车的时候多,因此,头几天的工效很低,每人每天连一方土挖不上来。”^⑧针对这些问题,她们学习了兄弟连队的施工经验,请讲解员来进行讲解、指导,改进了施工方法,改善了劳力组合,之后工效才逐步提高。在第二次收方时,每人每天平均达到了两方多土,比一开始时提高了两倍。但比起男民工来,工效依然低很多。随着河越挖越深,施工也变得越来越困难,有的男民工说风凉话“你们红姑娘连干一天活,别说吃饼子吃馍馍,连喝米粥的粮食都挣不出来。”也有的说“你们下次别来了,干不了多少活,光给别人添麻烦。”连队中很多人确实被重活压住了,“再加上工地大风很多,上地就刮一身土,回到工棚,被褥、饭碗到处也都是土,一到这个时候,大伙一肚子不高兴,没好气。有人说‘根治海河,一趟就够了,下次说么也不来了。’”这是工地上妇女劳动的场景再现。应该说,思想上的波动是工地上的正常现象,男性亦如此,但男女在

① 《英姿飒爽战海河——记藁城县根治海河施工团小果庄连“铁姑娘排”》,《河北日报》1971年11月30日,第4版。

② 保定市铁姑娘民工连《根治海河意志坚,妇女能顶半边天》(1973年),冀档1047-1-256-64。

③ 参见《藁城县海河民工施工团民兵、干部情况表》(1969年3月28日),藁城市档案馆馆藏档案61-1-29-11及《石家庄地区海河工地干部、民兵及基层组织情况统计表》,藁城市档案馆馆藏档案61-1-43-16。

④ 沧州地区革命委员会根治海河指挥部《关于白洋淀复堤工程总结报告》(1973年),冀档1047-1-280-5。

⑤ 邢台地区革命委员会根治海河指挥部《关于卫运河二期工程春季施工总结》(1973年),冀档1047-1-280-3。

⑥ 《全面落实毛主席“一定要根治海河”指示》,《天津日报》1974年11月22日,第1版。

⑦ 樊俊娥《铁姑娘立志战海河》,《再现根治海河》,第255页。

⑧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藁城县“红姑娘连”事迹片断》(1968年),冀档1047-1-215-17。

生理结构上的差异造就了在生产生活中的分工,女性承担水利施工的确存在着较大的困难。

正是由于这种难以逾越的性别差异,在实际施工中,也不得不考虑女性的特殊身体状况。据曾和保定市“铁姑娘连”临近施工的民工回忆,在具体的施工中,“铁姑娘”是可以换班的,“她们人多,一批下去,另一批顶上来,而男的是没人换班的。”^①由此可见,在具体的施工中,依然照顾到了女性的生理特点,即在施工单位土方量恒定的情况下,某些“铁姑娘”的组织者以增加出工人数的方法来解决劳动强度高的问题。由此可见,在某些具体工程中,女性的人均土方量并不与男性相等。

根治海河运动后期,出工越来越困难。1980年,河北省根治海河指挥部发布了《关于组织好根治海河民工的几项规定(试行)》的新文件,强调全省海河流域内的农村社、队都有集体出工的义务,“凡十八至四十五周岁身体健康的男性社员,都要按工期轮流出工,干部、党员、团员要带头出工。年龄超过四十五周岁的男性社员或青年妇女社员,适于做工地炊事、医务等服务性工作的,经批准也可出工。”^②这里首次提到了女性社员,但也只是说妇女可以做些服务性工作。在所有的文件中,从来都没有让女性出河工的记录,“铁姑娘”治海河成为时代化的印记。

三、海河工地“铁姑娘”现象的分析

水利战线上挖河筑堤的重体力劳动,通常不适合女性的体质从事,因此在根治海河运动期间,国家政策中始终没有要求女性出工,但根治海河运动中确实出现了女民工上海河,分析其中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源于整个社会环境下的宣传和引导。根治海河运动开始时,农业学大寨运动也刚刚开始,随着大寨“铁姑娘”逐渐在全国闻名,“铁姑娘”劳动得到赞颂。“文化大革命”中,“铁姑娘”被进一步树立为“革命妇女”的典范,各行各业尤其是重工业和传统由男子承担的重体力劳动领域中,“铁姑娘”纷纷涌现。根治海河运动正好贯穿“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在国家主流话语对“铁姑娘”进行大力渲染的前提下,在其他重体力劳动行业相继出现了相当数量的“铁姑娘”组织之际,国家的宣传与典型的力量起到了非常强势的导向作用,无疑影响到海河流域广大农村,并直接促成了妇女出河工现象的出现,这是日常生活政治化的推动。

其次,是一些基层干部的积极响应,这是妇女出工得以有效组织的关键所在。某一区域“铁姑娘”群体的“走红”不仅是这些妇女本身的荣誉,而且也是对这一区域基层领导工作的一种极大肯定,因此吸引了一些基层干部大力支持并组织妇女参加治河。据学者研究,“铁姑娘”组织的成立,“通常是因为基层领导的政治敏感性,及在各种运动中练就的将最新政治口号套在原本先进典型上的本领。投机派需以此挣得政治资本,务实派也需以此合法地关注国计民生抓生产。”^③在当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基层干部或为政绩、或为生产,需要不断迎合上级需要、捕捉适应时代的新鲜事物来树立典型,提高关注度。静海县“铁姑娘排”的总结中有这样的表述,“我们在生产队干过不少活,可就是没推过小车。这个问题不解决,别说上工地,就是推着行李、工具进场也办不到。”^④为此她们在出工前不得不苦练推车技术。由此看出,组织此种队伍上海河当不是为了生产,也绝非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施工任务,那么迎合社会需要、吸引关注、打造一方特色的目标就比较明显了。这些组织也最终成为地方上的“名片”,当时的保定市、藁城县和静海县在根治海河期间成为远近闻名的

^① 笔者在河北省高碑店市东盛办事处龙堂村采访李振江的记录(2012年2月12日)。李振江,男,1949年生,原新城县张八屯公社龙堂村人,1973年在白洋淀除淤工程中与保定市“铁姑娘连”临界。

^② 河北省根治海河指挥部《关于组织好根治海河民工的几项规定(试行)》(1980年3月19日),冀档1047-1-754-6。

^③ 金一虹《“铁姑娘”再思考——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性别与劳动》,《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④ 《飒爽英姿战海河,誓为革命献青春——王口公社根治海河民兵连铁姑娘排》(1973年4月11日),静档1-15-139-3。

模范施工单位,应该说与“铁姑娘”组织成为一大亮点不无关系,倘若他们一直按照常规组织男性出工,恐怕难以达到如此知名的程度。与工业领域的“女做男活”多是应对现实矛盾的无奈之举^①不同的是,根治海河是由农村社队按劳动力比例出工,完全不存在男性民工不足和妇女难以安置的问题。

按照上级为根治海河制定的政策,女性出工明显是不符合规定的。但是,此种不合规定的现象反而得到肯定甚至高度赞扬。保定市、藁城县的“铁姑娘”组织多次受到表彰并被评为先进单位,在1973年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根治海河”十周年纪念活动上,保定市“铁姑娘连”被树为典型。静海县“铁姑娘排”多次被评为先进集体,先后出席县、地、市各级表彰大会,被上级领导称为“海河工地一枝花”^②。那么为何不合政策的事情反而得到热情的支持和大力的宣传?这一现象还需要在制度上进行分析。在当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下级工作是否得到肯定关键在于是否领会上级的动向和意图,而非对于政策、制度的严格遵守。这就造成在集体化时代衡量政绩的标准并不是严格按照规定办事,而在于是否符合上级的意愿,具有很大的自由度。根治海河的政策中虽没有要求妇女出工,但在当时的背景下,国家是明显鼓励“铁姑娘”现象及组织的,不但有国家领导人的指示,还有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政府的导向如此明显,各地“照办”便在情理之中。在那个日常生活政治化的年代里,迎合上级需要是基层干部获取政治资本的主要方法和手段。至于什么行为上级是支持的,什么是反对的,则需要看当时的政治动向。因此,对于规范的遵守远小于对上级意图的揣摩。社会发展到今天,法制化、制度化是人类不断追求的目标,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而在我国建国后的历史上,屡次出现制度规定不被遵守的情况,而这种违反制度的情况有相当一部分反而得到大力提倡和赞扬,其中的根源值得深思。在这种体制下,难免出现只求形式不顾效果的现象发生,同时也破坏了规章制度的严肃性。

组织“铁姑娘”上海河,有的地方是昙花一现,组织一二次便结束,有的地方,如河北省的保定市、藁城县、玉田县、天津市的静海县所组织的“铁姑娘”组织持续时间较长,有的甚至达到六七年的时间,上述地方“铁姑娘”上海河的事迹在报纸、广播、电影等媒体上多次被宣传。彩色纪录片《海河战歌》重点宣传了藁城县“铁姑娘排”的先进事迹。在《人民日报》登载的观后感中是这样描述的:“海河工地上的英雄行列中,妇女顶起了‘半边天’。看,藁城县‘铁姑娘排’个个都是女英雄。为了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她们移风易俗,敢字当先,勇敢地奔上治河第一线。在那艰苦奋斗的日子里,她们一队队、一行行,飒爽英姿,推着装得象小山似的胶轮车,健步如飞,往来如梭。”^③应该说,这些上海河的女性与治淮工地上的妇女相比,仍然有明显的优势。建国初期治淮工地上的女性并无任何年龄上的限制,甚至“孕妇上堤”。与此相比,根治海河运动中的少量女性是经过挑选的适龄未婚女青年。保定市“铁姑娘连”“最大的二十五、六岁,小的十七、八岁”^④,虽然有些女性的年龄偏小,但在体力劳动方面毕竟胜过老弱孕妇。无可否认,少量体格健壮的女性在体力劳动中不输于男性,但是也应该看到,男女存在生理上的差别是一般规律,将体力劳动作为唯一标准消除性别差异并不现实。虽然中共在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劳动中提出了“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号召,这也只能作为一个宣传的口号,况且要求“女做男活”也是对男女平等要求的异化与误读。

在根治海河运动中,“铁姑娘”们为海河治理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以静海县王口公社的总结为例,“这些过去没有出过家门的年轻姑娘们,为落实毛主席‘一定要根治海河’的伟大教导,每期施工

① 金一虹《“铁姑娘”再思考——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性别与劳动》,《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② 《迎朝阳,抓纲治国批“四害”展英姿,甩开膀子战海河——静海县王口公社根治海河民兵连铁姑娘排》(1978年1月18日)静档4-4-22-5。

③ 张芬芝、李琦《当代愚公的颂歌——彩色纪录影片〈海河战歌〉观后》,《人民日报》1973年12月16日第3版。

④ 保定市铁姑娘民工连《根治海河意志坚,妇女能顶半边天》(1973年)冀档1047-1-256-64。

推车爬坡,风餐露宿,豪情满怀,平均每人日行百里路,负重万斤土,合计行程三百万公里,可绕地球七十五周,累计完成土方达二万立方米之多。”^①成绩是突出的。她们还“经常利用工余时间,帮助炊事员拉水、做饭,给全连同志刷鞋、洗、补衣服。”^②玉田县石臼窝“三八”民工排在海河工地上“不仅和男民兵们比着干,中午或晚上休息时,还拿着针线包,走东棚,串西棚,为男同志缝补衣服,有时常常忙到深夜。”^③同样,保定市的“铁姑娘连”有着类似的总结“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我们全连战士除每天参加战斗外,还利用工休时间,赶排了文艺节目,组成小型文艺宣传队到兄弟连队慰问演出,并利用中午和晚上休息时,为广大男民工拆洗被褥,洗衣服、刷鞋。三年来,我连为男民工洗补衣服共六千二百多件。”^④这是当时女性生产生活状态的典型反映,在“男女都一样”的倡导下,打破男女性别分工的女性们,不但进入了通常由男性从事的重体力劳动领域,挑战性别分工、挑战生理极限,而且依然继续扮演着女性的传统角色,即使离开了家乡远赴海河工地的“铁姑娘”们,也没有完全脱离家务劳作,且都是在工余时间完成,背负了双重的劳动压力。

不过,在根治海河运动中,女性总体出工人数较少。由前述论述可以看出,规模较大的保定市“铁姑娘连”90人左右,藁城县“红姑娘连”人数最多时100人左右,静海县仅在1977年规模最大时扩编至260人,多年维持在50多人。其他地方出工者基本为两位数,且多数地方出工并不连续。根治海河运动持续了15年的时间,每年冬春两期工程,每期出工人数都要达到几十万人,女性只在少量年份,有限的几个县、团出现过,在人数上只是茫茫大海中的小浪花而已,成为数十万劳动大军的些许点缀。根治海河运动中的绝大多数土方工程是男性劳动力完成的,男性是海河民工的绝对主体,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铁姑娘”是时代造就的一种现象,其宣传意义远远胜于实际的劳动效果。

(本文作者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河北大学历史学院讲师,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 保定 071002)

[责任编辑:江俊伟]

① 《迎朝阳,抓纲治国批“四害”,展英姿,甩开膀子战海河——静海县王口公社根治海河民兵连铁姑娘排》(1978年1月18日),静档4-4-22-5。

② 《飒爽英姿战海河,誓为革命献青春——静海县王口根治海河民兵连铁姑娘排》(1973年),静档2-8-126-5。

③ 《娘子军战海河——记玉田县海河民工团石臼窝连“三八”排的事迹》,《河北日报》1973年3月13日,第3版。

④ 保定市铁姑娘民工连《根治海河意志坚,妇女能顶半边天》(1973年),冀档1047-1-256-64。